

慈氏菩萨住持之觀史多天与慈氏菩萨成佛之所证法与所说法：以玄奘译《大般若经·第二会》为主要依据

蔡耀明*

【摘要】玄奘法师翻译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有关慈氏菩萨的记载虽然相当重要且丰富，但在学术界却未得到对等的重视与研究。《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总共十六会，本文将以第二会为主要典籍依据，而且搭配其现存的梵文本，探讨有关慈氏菩萨的两大论题。其一，慈氏菩萨住持之觀史多天，在生生世世以般若波罗蜜多为核心法要的修持者的地位与功能。其二，慈氏菩萨当证无上正等菩提时，其所证法与所说法的特色。笔者希望通过对这两大论题的探讨，助力于阐明般若经典之般若波罗蜜多的义理，同时助力于学界从般若经典认识慈氏菩萨。

【关键词】慈氏菩萨（弥勒菩萨）；觀史多天（兜率天）；般若波罗蜜多；般若经典

本文由如下的六节串联而成。第一节，绪论，开门见山，点明研究主题，并且交代论文初步的构想与轮廓。第二节，基于文献依据的考量，总括说明般若经典以般若波罗蜜多为重心与核心的菩萨行。第三节，着眼于菩提道的次第与生生世世导向无上正等菩提的修行，讨论以人间与觀史多天为代表的世界，乃至佛土，在用以进修般若波罗蜜多方面的功能。第四节，整理般若经典记载的慈氏菩萨，包括慈氏菩萨的地位、修为水准，尤其阐明慈氏菩萨在担任《随喜回向品》最主要的说法者时是如何教导、灌注般若波罗蜜多的随喜暨回向的。第五节，援引经证，述明慈氏菩萨未来成佛所现正觉与所开演的正法为何。第六节，结论，总结本文的要点。

* 作者单位：台湾大学哲学系。

一 绪 论

本文主旨如主标题所示,探讨慈氏菩萨住持之觀史多天的地位与功能,以及显明慈氏菩萨当证无上正等菩提之所证法与所说法的特色。副标题则提示本文文献依据,即玄奘法师翻译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二会》(简称《大般若经·第二会》)。同时,本文也会参考或对照其现存的梵文本。^①至于论题提出的方式、观看的角度,以及思考的路数,则以佛法修行义理学为范畴,采用哲学的进路。

二 般若经典教导的菩萨行的特色

般若经典开演的佛法教学,以般若波罗蜜多(或究竟通达的智慧,或智慧贯彻到底 *prajñāpāramitā*)为重心、核心、总收摄与前导,将修行者与修行所涵摄的一切法,往菩提道(*bodhi-mārga*; *bodhi-patha*)的最高目标——无上正等菩提(或最极高超、正确、圆满的觉悟 *an-uttarā samyak-saṃ-bodhiḥ*)或一切智智(或通达理解一切法之法性且通达认知一切法之因缘生灭流程与法界网络之智慧 *sarva-jñā-jñāna*)——持续不断地沿着菩提道往前走与往上提升。从事如此实践的修行者,即通称为菩萨(*bodhisattva*)或菩萨摩訶萨(*bodhisattvo mahāsattvaḥ*);而如此的实践,则通称为菩萨行(*bodhisattva-caryā*)。

由于菩萨行的最高目标在于通达地导向无上正等菩提或一切智智,以洞察理解一切法之空性(*sūnyatā*)、无自性(*niḥsvabhāva*)、不二(*advaya*)、虚幻(*māyā*)、施設(或假借 *prajñapti*; *conventional designation*)与真如(*tathatā*)为能事的般若波罗蜜多,即设置为菩提道的核心与前导。由于菩萨行在通往诸佛如来的果位的过程中必须逐渐开发、累积与圆满各式各样的福德资粮(*puṇya-saṃbhāra*)和智慧资粮(*jñāna-saṃbhāra*),因此以如虚空(*ākāśa*)之广大、无边与无分别为格局的般若波罗蜜多,即设置为菩提道的总收摄,尤其涵摄世间声闻乘(*śrāvaka-yāna*)、独觉乘(*pratyekabuddha-yāna*)与菩萨乘(*bodhisattva-yāna*)所有的善法。

由于无上正等菩提或一切智智极其高深,通往此一最高目标的菩萨行,大致并非短期能

^① 有关般若经典之文献、菩萨行与般若波罗蜜多,参阅蔡耀明:《般若经典》,载王一奇主编:《华文哲学百科》,2021年(http://mephilosophy.ccu.edu.tw/entry.php?entry_name=%E8%88%AC%E8%8B%A5%E7%B6%93%E5%85%B8);蔡耀明:《如何从平凡认知提升到如实智慧:以阿含经典与般若经典为主要依据》,《哲学与文化》第49卷第4期(总第575期“佛教般若哲学专题”),2022年,第3—21页。

竟全功的事情。因此，般若经典教导的修行者，即应预期投入极其漫长的生生世世的时光，用以落实且推动菩萨行。而菩萨行在时间的维度如果实践得够长久，其空间的维度，在涉及的世界与佛土的方向与方位，也将连带地遂行越来越广大且多样的接触。

三 世界与佛土在进修般若波罗蜜多方面的功能

般若经典聚焦在以般若波罗蜜多为核心的菩萨行，连带着，经文大部分的篇幅都在教导如何不断地调整观念与锻炼心态，使它们切合于系列地开发智慧，只有少部分篇幅触及物质条件和环境条件。而环境条件，在宏观上具有代表意味的语词，则包括世界（loka; lokadhātu，包括人间和觀史多天）与佛土（buddha-kṣetra）。^①

作为器世间（bhājana-loka），世界与佛土，不仅附随于有情世间（sattva-loka），而且附随于菩萨行与般若波罗蜜多。换言之，根据般若经典，器世间从来都不具有主导的分量，遑论起着决定性作用。借由如此的理解背景，这一节将分成如下的四个小节，着眼于菩提道的次第与生生世世的学习，讨论世界与佛土在进修般若波罗蜜多方面的功能。

（一）以菩提道的次第为着眼点的修行时光

佛法的教学，就所设置的最高目标而言，当其落实为一系列的修程序时就构成一条修行道路（yāna; mārga; patha）。而修行道路，又可设置顺次的等第或位阶（bhūmi），此即次第。因此，佛法的修行者，首先，应认识与抉择要走的是哪一条修行道路——声闻乘、独觉乘或菩萨乘。声闻乘与独觉乘，由于最高目标在解脱生死轮回，可合称为解脱道（mokṣa-mārga; vimukti-mārga; vimukti-patha）。菩萨乘，由于最高目标在无上正等菩提，可称为菩提道（samyak-saṃbuddha-yāna; bodhi-mārga; bodhi-patha）或佛乘（buddha-yāna）；由于格局与涵摄皆无限广大，又可称为大乘（mahāyāna）。其次，则应在已抉择的修行道路上，朝着最高的目标稳健地往前走，以及在次第上往上提升。

道次第不仅在般若经典中举足轻重，而且是有效对治生死轮回的关键之一。一般世人一方面倾向于看重并追逐与个体或群体有关的世俗物件，从而陷落在世俗物件之抓取、保固、纷争与冲突的旋涡与流程里；另一方面，则相对地忽视生命历程与心路历程，从而相当无奈

① 有关世界与佛土之界说的讨论，参阅蔡耀明：《以般若经典为依据探讨往生佛土：以自力与佛力的不二中道义理为视角》，载陈剑隍主编：《众力庄严·一佛圆满：人间净土与弥陀净土》（上册），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人间佛教研究中心、香港菩提出版社，2017年，第161—182页。

且空洞地受到生命历程与心路历程的冲击与冲刷。面对由生命历程之生老病死的循环往复所形成的生死轮回 (saṃsāra), 佛法提出的对策, 即淡化与远离在世俗物件的汲汲营营与万般纠结, 由此空出来的心力、时间与空间, 用以加强在修行道路上的行进, 借以锻炼与培养在德行、禅定与智慧方面超脱世间的实力。一言以蔽之, 佛法以修行道路之行进, 对治与超脱生死轮回之行进。

要走上修行的道路, 应以观察世间的无常 (anitya) 为首要任务, 认清无常乃轮回之外显的重大特征, 进而着眼于缘起 (pratītya-samutpāda), 不仅要穿透地考察因缘 (hetu-pratyaya; nidāna) 的作用, 而且要去经历波段上的生起 (ut-pāda)、短暂停留 (sthiti)、变异 (anyathātva; vipariṇāma)、朽坏 (bhaṅga; vināśa; vyaya) 之环环相扣的有为 (saṃskṛta) 流转, 而且在经历刚才的生起乃至朽坏的波段的当下, 还要培养出足够的定力与智慧, 得以洞察当下之熄灭 (或还灭 nirodha), 就此不再往下一个波段生起, 而安住不复流转之无为 (asaṃskṛta)。

然而, 无常观与缘起观, 对于开发智慧乃至圆满修行的最高目标来说, 只是起个头, 后续还有很多的修行功课要练习, 以及很漫长的修行道路要前进。佛法的教学, 一方面, 是为了避免绕圈子或杂乱无章, 另一方面, 是为了让修行者得到可资参照的成效指标或基准, 在修行道路上设置阶段成果的位阶, 亦即阶段式的果位或里程碑。由于施設多条修行道路, 且次第的区分也有粗细的不同, 佛教典籍在关于道次第的具体分类上出现了好几套说法。^①

根据《大般若经·第二会》,《二万五千颂般若波罗蜜多经》(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至少可整理出三套道次第。第一套, 包含声闻乘、独觉乘与菩萨乘这三条修行道路的十个次第:

善现! 初地不可得故, 说不可得; 乃至第十地亦不可得故, 说不可得。所以者何? 以初地等非已可得, 非当可得, 非现可得, 毕竟净故。善现! 此中云何十地? 谓净观地、种姓地、第八地、具见地、薄地、离欲地、已办地、独觉地、菩萨地、如来地, 是为十地。^②

① 例如, 五位阶: 资粮位 (saṃ-bhārāva-sthā)、加行位 (pra-yogāva-sthā)、见道位 (darśana-mārga)、修道位 (bhāvanā-mārga; bhāvanā-patha)、无学位 (a-saikṣya) 或究竟位 (niṣṭhāva-sthā)。又, 例如, 声闻乘的四向、四果: 预流向 (srota-ā-patti-prati-pannaka)、预流果 (srota-ā-patti-phala)、一来向 (sakṛd-ā-gāmi-prati-pannaka)、一来果 (sakṛd-ā-gāmi-phala)、不还向 (an-ā-gāmi-prati-pannaka)、不还果 (an-ā-gāmi-phala)、阿罗汉向 (arhat-prati-pannaka)、阿罗汉果 (arhattva-phala)。

② 《大般若经·第二会》,《大正藏》第7册, 第93页下。参阅“punar aparāṃ subhūte daśa bhūmayo bhūmy-an-upa-labdhyā nōpa-labhyante. katamā daśa? śukla-vi-darśanā-bhūmir gotra-bhūmir aṣṭamaka-bhūmir darśana-bhūmis tanū-bhūmiḥ vīta-rāga-bhūmiḥ kṛtāvī-bhūmiḥ pratyekabuddha-bhūmir bodhisattva-bhūmir buddha-bhūmiḥ,” Nalinaksha Dutt ed., *The 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London: Luzac & Co., 1934, p. 230; Takayasu Kimura ed., *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I-2*, Tokyo: Sankibo Busshorin, 2009, p. 113; Edward Conze tr., *The Large Sutra on Perfect Wisdom with the Divisions of the Abhisamayālaṅkār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p. 181。

如上引文，由净观地（*śukla-vi-darśanā-bhūmi*）到如来地（*buddha-bhūmi*），将声闻乘、独觉乘与菩萨乘这三条修行道路，总括为十个次第，并且以不可得（*an-upa-labdhi*）——构成般若波罗蜜多（*prajñāpāramitā*）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贯通之。换言之，这三条修行道路与十个次第透过不可得的方式，被统摄在般若波罗蜜多此一核心下。^①第二套，菩萨乘的十个次第：

舍利子！极喜地，极喜地性空故，极喜地于极喜地，无所有、不可得，极喜地于离垢地、发光地、焰慧地、极难胜地、现前地、远行地、不动地、善慧地、法云地，无所有、不可得，极喜地中离垢地乃至法云地，亦无所有、不可得。如是，乃至法云地，法云地性空故，法云地于法云地，无所有、不可得，法云地于极喜地乃至善慧地，无所有、不可得，法云地中。极喜地乃至善慧地，亦无所有、不可得。^②

如上引文，随着条列极喜地（*pra-muditā bhūmiḥ*）、离垢地（*vi-malā bhūmiḥ*）、发光地（*prabhā-karī bhūmiḥ*）、焰慧地（*arciṣ-matī bhūmiḥ*）、极难胜地（*su-dur-jayā bhūmiḥ*）、现前地（*abhi-mukhī bhūmiḥ*）、远行地（*dūraṅ-gamā bhūmiḥ*）、不动地（*a-calā bhūmiḥ*）、善慧地（*sādhu-matī bhūmiḥ*）、法云地（*dharma-meghā bhūmiḥ*），不仅强调这十个位阶皆借由自身而为空的（*śūnya*），而且强调每一个位阶若着眼于其他任何的位阶亦皆无所有（*na saṃ-vidyate*）、不可得（*nōpa-labhyate*）。换言之，菩萨乘的十个次第，由于确实体认一贯地都是空、无所有、不可得，其核心即为般若波罗蜜多。

第三套，菩萨乘的四个次第：其一，初发心菩萨（*prathama-cittōt-pādiko bodhisattvaḥ*；*prathama-cittōt-pādam upādāya bodhisattvaḥ*）、新发趣大乘菩萨（*prathama-yāna-saṃ-pra-sthito bodhisattvaḥ*；*nava-yāna-saṃ-pra-sthito bodhisattvaḥ*）或初业菩萨（*ādi-karmiko bodhisattvaḥ*）；其二，久修行菩萨（*cira-carito bodhisattvaḥ*；*caryā-prati-panno bodhisattvaḥ*）或久发趣大乘菩萨（*cira-yāna-saṃ-pra-sthito bodhisattvaḥ*）；其三，不退转菩萨（*a-vi-ni-vartanīyo bodhisattvaḥ*；*a-vai-vartiko bodhisattvaḥ*）；其四，一生所系菩萨（*eka-jāti-prati-baddho bodhisattvaḥ*）。这四个次第当中，和本文的主题最密切相关的，当数久修行菩萨，也就是随着菩提道所必备的相当

① 此外，包含凡夫（或异生）、声闻乘、独觉乘与菩萨乘的次第，也可大略指称为异生地（*prthag-jana-bhūmi*）、声闻地（*śrāvaka-bhūmi*）、独觉地（*pratyekabuddha-bhūmi*）、菩萨地（*bodhisattva-bhūmi*）、如来地（*tathāgata-bhūmi*）。参阅《大般若经·第二会》，第260页中；Takayasu Kimura ed., *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IV, p. 141; Edward Conze tr., *The Large Sutra on Perfect Wisdom*, p. 388。

② 《大般若经·第二会》，第119页上。参阅Nalinaksha Dutt ed., *The 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p. 250; Takayasu Kimura ed., *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I-2, p. 146; Edward Conze tr., *The Large Sutra on Perfect Wisdom*, p. 191。

长久的修行时光的投入，连带着，广大世界中的覩史多天 (tuṣita; tuṣita-bhavana) 以及众多佛菩萨中的慈氏菩萨 (maitreya bodhisattvo mahāsattvaḥ)，也跟着纳入菩提道的格局，成为值得连接的项目。

(二) 以生生世世为着眼点的般若波罗蜜多之学习

般若经典虽然主要用在进行以般若波罗蜜多为核心的教学，但是任何有情之得以参与般若法会、阅读般若经典，以及能如理思维与如法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却不是偶然的事情，而是必须满足一些切要的条件，包括多生持续不断地落实与推进有关的努力。^①此一主旨，般若经典再三予以强调，而且与世间一般的学习形成极其鲜明的对比：世间一般的学习，通常最长以一生为限度，而且以进入社会、用在人生为倾向；然而，般若经典教导的，就是以学习般若波罗蜜多为核心，进而以无上正等菩提或一切智智为最高目标，不仅不会优先从时间、空间、社会或人生来设限或定调，而且反过来，将任何的时间乃至人生，都尽量用以学习般若波罗蜜多。如此的学习，如果一辈子、二辈子、三辈子都还不成气候，那就用上生生世世的时光。在此，先引如下的对话，以为明证：

尔时，具寿善现白佛言：“世尊！谁于如是什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净信，及生胜解？”

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訶萨，久于无上正等菩提发意趣求，精勤修习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已曾供养百、千、俱胝、那庾多佛，于诸佛所，久修梵行，发弘誓愿，善根淳熟，无量善友摄受、护念，乃于如是什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净信，及生胜解。”^②

以上对话的焦点在于，什么样的众生在这一套深奥的般若波罗蜜多当中 (atra ~ gambhīrāyaṃ prajñāpāramitāyāṃ) 将产生胜解 (adhi-mokṣyate)。如果得以产生胜解，也就是带着信念与爱好的初阶理解，以此为基础，才得以有效地进行后续有关的学习与锻炼。般若经典就类似的提问保持了一贯的回答方式：一方面，完全不将般若波罗蜜多当成任何特定血统、族群、党派或阶级独占的禁脔；另一方面，则全面开放给任何只要满足切要条件的众生。而切要的条件，则可以用“久修行” (cira-carita) 统括。若根据梵文本，其要项包括：其一，过去生已经将修行导向无上正等菩提当中 (pūrva-caritā bhaviṣyanty an-ut-tarāyāṃ

① 例如，《大般若经·第二会》，第216页上；Takayasu Kimura ed., *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IV, pp. 36–37；Edward Conze tr., *The Large Sutra on Perfect Wisdom*, p. 333。

② 《大般若经·第二会》，第249页下。参阅Takayasu Kimura ed., *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IV, p. 106；Edward Conze tr., *The Large Sutra on Perfect Wisdom*, pp. 370–371。

samyak-saṃ-bodhau); 其二, 过去生已经依止圣雄 (或修行胜利者、诸佛如来), 做所应作 (pūrva-jina-kṛtādhi-kārāḥ); 其三, 过去生已经依止圣雄 (或修行胜利者、诸佛如来), 成熟善根 (pūrva-jina-pari-pācīta-kuśala-mūlā bhaviṣyanti); 其四, 已经亲近 (或承事) 成百、上千、过万、数亿的佛陀 (bahu-buddha-koṭī-niyuta-śata-sahasra-pary-upāsītā bhaviṣyanti); 其五, 已经得到善友的摄受 (kalyāṇa-mitra-pari-grhītāḥ)。

有鉴于“胜解”(adhimukti)大致只列为有效学习的基础,然而构成胜解在过去生所必备的切要条件却又相当可观——造成因果之间在表面上如此大的差距,可能的缘由,应该系于如下的两点:一者,由于般若波罗蜜多的深奥性,纵使只是予以胜解,也不是世间一般泛泛的优点所足以撑起的;二者,由于涉及一生又一生,不仅容易遭逢生死转折的重重险阻,而且容易遭受来生现实的种种诱逼、拉扯,因此必须在过去生即已累积相当积极且雄厚的善根(kuśala-mūla)。接下来的一段对话,尤其鲜明地凸显“久修行”在推动生生世世皆持续学习般若波罗蜜多方面的关键作用:

尔时,具寿舍利子白佛言:“世尊!若菩萨摩訶萨于此般若波罗蜜多能信解者,是菩萨摩訶萨,从何处没,来生此间?发趣无上正等菩提,已经几时?曾亲供养几所如来,应,正等觉?修习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为已久如;云何信解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义趣?”

佛告舍利子:“若菩萨摩訶萨于此般若波罗蜜多能信解者,是菩萨摩訶萨,从十方,殑伽沙等,世界,无量、无数、无边如来,应,正等觉法会中没,来生此间。是菩萨摩訶萨,发趣无上正等菩提,已经无量、无数、无边、百、千、俱胝、那庾多劫。是菩萨摩訶萨,已曾亲近、供养无量、无数、无边、不可思议、不可称量如来,应,正等觉。是菩萨摩訶萨,从初发心,常勤修习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已经无量、无数、无边、百、千、俱胝、那庾多劫。舍利子!是菩萨摩訶萨,若见、若闻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便作是念:‘我见大师。闻大师说。’舍利子!是菩萨摩訶萨,以无相、无二、无所得为方便,能正信解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义趣。”^①

以上引文,可根据梵文本整理成如下的四组问答与一组主题:

第一组,提问:“任何将信解(adhi-mokṣyate)般若波罗蜜多的菩萨摩訶萨,是从什么地方逝世之后(kutaś cyutvā),才来到现在生(ih’ā-gataḥ)?”回答:“这样的菩萨摩訶萨,在已经亲近(或承事)十方的如来、应供、正等觉之后(daśasu dikṣu tathāgatān arhataḥ samyak-

① 《大般若经·第二会》,第186页下。参阅Takayasu Kimura ed., *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II-III*, pp. 148-149; Edward Conze tr., *The Large Sutra on Perfect Wisdom*, p. 287.

saṃ-buddhān pary-upāśya), 才来到现在生, 且出生在现在生 (ihōpa-pannaḥ)。”

第二组, 提问:“这样的良家子弟或良家女子, 已经往无上正等菩提出发多久了 (kiyac-cira-saṃ-pra-sthitaḥ sa kula-putro vā kula-duhitā vā abhūd an-ut-tarāyāṃ samyak-saṃ-bodhau)?”

回答:“这样的菩萨摩訶萨, 已经用上无数、无量、成百、上千、过万、数亿劫的时光 (a-saṃ-khyeyāny a-pra-meyāni kalpa-koṭi-niyuta-śata-sahasrāṇi), 在修集无上正等菩提 (sam-ud-ā-gato 'bhūd an-ut-tarāyāṃ samyak-saṃ-bodhau)。”

第三组, 提问:“这样的修行者, 已经亲近 (或承事) 多少位如来 (kiyanto vā' nena tathāgatāḥ pary-upāśitāḥ)?” 回答:“合并在第一组的回答。”

第四组, 提问:“这样的修行者, 修行布施波罗蜜多 (dāna-pāramitāyāṃ caritaḥ), 修行净戒波罗蜜多 (śīla-pāramitāṃ caritaḥ), 修行安忍波罗蜜多 (kṣānti-pāramitāyāṃ caritaḥ), 修行精进波罗蜜多 (vīrya-pāramitāyāṃ caritaḥ), 修行静虑波罗蜜多 (dhyāna-pāramitāyāṃ caritaḥ), 修行般若波罗蜜多 (prajñāpāramitāyāṃ caritaḥ), 已经多久了 (kiyac-ciraṃ)?” 回答:“这样的修行者, 打从初发心 (prathama-cittōt-pādam upādāya), 就一直在修行布施波罗蜜多, 修行净戒波罗蜜多, 修行安忍波罗蜜多, 修行精进波罗蜜多, 修行静虑波罗蜜多, 修行般若波罗蜜多, 然后才来到现在生 (ih'ā-gataḥ)。”

第五组, 主题:“这样的修行者, 将从意义与从理趣 (arthataś ca nayataś ca) 信解这一套般若波罗蜜多。” 主题铺陈:“这样的菩萨摩訶萨, 如果观看或听闻般若波罗蜜多的时候 (prajñāpāramitayā dṛṣṭayā śrutayā vā), 心就这样想:‘我已观看大师 (śāstā mayā dṛṣṭa iti cittam ut-pādayiṣyati)。’‘我已听闻大师 (śāstā mayā śruta iti cittam ut-pādayiṣyati)。’再者, 这样的菩萨摩訶萨, 将从意义与从理趣 (arthataś ca nayataś ca), 以非相 (或无相)、非二 (或不二)、非所得 (或无所得) 的方式 (a-nimittā-dvayān-upa-lambha-yogena) 领悟 (或证悟 adhi-gamiṣyati) 这一套般若波罗蜜多。”

以上整段对话的主题, 不仅在于信解般若波罗蜜多, 而且在于从意义与理趣信解, 这就让信解得到可升级的契机。因此, 在铺陈主题的时候, 以循循善诱的方式, 将信解提升为领悟 (或证悟)。然而, 不论是信解还是领悟, 整段对话的四组问答, 很明显都是以般若波罗蜜多为核心, 如此才带得出生生世世长久之时间、十方广大世界之空间、十方众多如来之圣者以及以般若波罗蜜多涵摄的布施波罗蜜多乃至静虑波罗蜜多之修持。

般若经典以般若波罗蜜多为核心所推动的长久的修持, 并不会仅止于信解与领悟; 经文有许多段落, 强调生生世世都努力于听闻、书写、受持、读诵、如理思惟、如教修行、为他演说等作为。^① 其中, 如教修行在确保修行者转世之后, 不是三心二意, 而是还能稳定地学

① 例如, 《大般若经·第二会》, 第204页上; Takayasu Kimura ed., *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IV, pp. 83-84; Edward Conze tr., *The Large Sutra on Perfect Wisdom*, p. 318.

习般若波罗蜜多，发挥了相当关键的作用。^①

(三) 以人间与觀史多天为代表的世界用于进修般若波罗蜜多

菩提道的修行者在落实且推动般若波罗蜜多的修持，不仅必须用上一辈子又一辈子的、很长久的生命时光，而且必须借助每一辈子所栖息的世界或地方。这当中，人间与觀史多天，都具有代表性的地位。例如，

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訶萨，从觀史多天众同分没，来生人中，彼亦成就如是功德。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訶萨，先世，已于觀史多天慈氏菩萨摩訶萨所，请问般若波罗蜜多甚深义趣，彼乘如是善根力故，从彼处没，来生人中；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深生信解，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演说、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无懈倦心。^②

以上引文，搭配梵文本可整理成如下的三小段：

第一小段，呈现修行转世的一种情形：“再者，善现！有菩萨摩訶萨（*bodhisattvo mahāsattvas*），从觀史多天（*tuṣitebhyo devebhyas*）逝世之后（*cyutaḥ*），才出生在现在生的人群当中（*iha manuṣyāṇām sa-bhāgatāyām upa-pannaḥ*），而这样的修行者（*sa*），应该被认知为正好具备着这些（有水准的）德行（或功德）（*etair eva guṇaiḥ sam-anv-ā-gato veditavyaḥ*）。”

第二小段，交代缘由：“理由何在（*tat kasya hetoḥ*）？善现！由于（*tathā hi subhūte*）这样的菩萨摩訶萨（*tena bodhisattvena mahāsattvena*），已就这一套深奥的般若波罗蜜多咨问慈氏菩萨摩訶萨（*maitreyo bodhisattvo mahāsattva imāṃ gambhīrāṃ prajñāpāramitāṃ pari-praśnīkṛtaḥ*），而这样的修行者（*sa*），借由这样的善根（*tena kuśala-mūlena*），出生在现在生（*ihōpa-pannaḥ*）。”

第三小段，重视现在生修行的持续：出生在现在生之后，主干还是般若波罗蜜多；基于对此一主干的听闻与信解，毫无懈怠地持续从事书写、受持、读诵、修习乃至赞叹之作为。

① 例如：“是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由于先世，得闻般若波罗蜜多，虽亦请问甚深义趣，而不如说精进修行故；于今生，若遇善友殷勤劝励，便乐听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若无善友殷勤劝励，便于此经不乐听受。彼于般若波罗蜜多，或时乐闻、或时不乐，或时坚固、或时退失，其心轻动，进退非恒，犹如轻毛随风飘转。”（《大般若经·第二会》，第240页中）参阅Takayasu Kimura ed., *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II-III, pp. 148–149; Edward Conze tr., *The Large Sutra on Perfect Wisdom*, p. 361。

② 《大般若经·第二会》，第239页下。参阅Takayasu Kimura ed., *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IV, p. 82; Edward Conze tr., *The Large Sutra on Perfect Wisdom*, p. 361。

以上的三小段强调,要成为菩提道的修行者,主要行走的道路为菩提道,而不是生命历程所关联的六道中的天界道路或人间道路。而且不论是在天界还是在人间出生,追求的都不是天界或人间所能给的地位、财富、权势、幸福,而是一贯地借用随宜的天界或人间,心无旁骛地从事以般若波罗蜜多为核心的进修。同样的观念与做法,也可以从如下引文得到证明:

欢喜!当知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精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先世,或从人中没已,还生此处;或从覩史多天没,来生人中。彼于先世,或在人间,或居天上,由曾广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故,于今世,能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欢喜!当知如来现见,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身、命、财无所顾者,定是菩萨摩訶萨也。^①

以上引文,可根据梵文本整理成如下的三小段:

第一小段,呈现修行转世的一种情形:“举凡良家子弟或良家女子(yo hi kaś-cit kula-putro vā kula-duhitā vā),修行在这一套深奥的般若波罗蜜多当中(iha gambhīrāyāṃ prajñāpāramitāyāṃ carīṣyati),则可以确信的是(ni-ṣṭhā),欢喜!这样的良家子弟或良家女子(tenānanda kula-putreṇa vā kula-duhitrā vā),应该可以这样理解(evaṃ gantavyā):‘我或者从人间逝世之后(manuṣyebhyo vā’haṃ cyutvā),出生在现在生(ihōpa-pannas);或者从覩史多天的社群逝世之后(tuṣītād vā deva-nikāyā cyutvā),出生在现在生(ihōpa-panna iti)。’”

第二小段,说明人间与覩史多天特别有利于学习般若波罗蜜多:“这一套深奥的般若波罗蜜多,在人间(manuṣyeṣv iyaṃ gambhīrā prajñāpāramitā),可详细地予以听闻(vi-stareṇa śrutā bhaviṣyati);这一套深奥的般若波罗蜜多,在覩史多天(tuṣīteṣu deveṣv iyaṃ gambhīrā prajñāpāramitā),可详细地予以听闻(vi-stareṇa śrutā bhaviṣyati)。”

第三小段,强调修行者透过般若波罗蜜多即衔接得上如来的观照:“欢喜!如来都已观照举凡修行在这一套深奥的般若波罗蜜多当中的菩萨摩訶萨(tathagata-vy-ava-lokayitās te ānanda bodhisattvā mahāsattvā bhaviṣyanti, ya iha gambhīrāyāṃ prajñāpāramitāyāṃ carīṣyanti)。”

如上的三小段再次强调,之所以出生在以人间与覩史多天为代表的世界,并不是因为看中了世界的某个事物,而是因为重视世界在有利于进修般若波罗蜜多方面的价值。换言之,价值的重心在于般若波罗蜜多,而不在于世界。

① 《大般若经·第二会》,第311页上一中。参阅Takayasū Kimura ed., *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V, pp. 69–70; Edward Conze tr., *The Large Sutra on Perfect Wisdom*, pp. 482–483。

(四) 佛土用于进修般若波罗蜜多

般若经典教导的或预期的修行者，并不会仅限于借用一般的世界（loka; loka-dhātu），而是随缘纳入众多的佛土（buddha-kṣetra），也都用来进修般若波罗蜜多。众生相互关联地过着诸如生老病死等生命历程的领域，可称为“生命世界”。众生相互关联地经营诸如食衣住行育乐等生存活动的领域，可称为“生活世界”。众生共构的活动领域（土、刹土、国土，kṣetra），如果正好有佛陀、如来在其中出现、住持、转正法轮，如此的活动领域，即可称为“佛国土”或“佛土”。而佛土，也正好是很优良的依靠，可用来修行，包括以般若波罗蜜多为核心的修行。

时，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世尊！颇有菩萨摩訶萨成就如是殊胜功德，供养、承事他方如来、应、正等觉，从彼处没，来生此间，闻说如是什深般若波罗蜜多，深生信解，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演说、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无懈倦不？”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有菩萨摩訶萨成就如是殊胜功德，供养、承事他方如来、应、正等觉，从彼处没，来生此间，闻说如是什深般若波罗蜜多，深生信解，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演说、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无懈倦心。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訶萨，先从他方无量佛所，闻说如是什深般若波罗蜜多，深生信解，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演说、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无懈倦心，彼乘如是善根力故，从彼处没，来生此间。”^①

在以上引文中，释迦牟尼佛就善现的提问，肯定地回答，确实有菩提道的修行者，过去生，来自其他的佛土（anyebhyo buddha-kṣetrebhyaḥ），在已经亲近（或承事）其他的佛陀、如来之后（anyān buddhān bhagavataḥ pary-upāsya），从该所在逝世（tataś cyutaḥ san），就出生在现在生（ihōpa-pannaḥ）。而接通如此的过去生与现在生的，正好就是菩提道的修行者，虽然身处不同的时段，关联的世界、佛土或如来等事项，都跟着有些差异，但是修行者在一贯地进修般若波罗蜜多，以及一贯地养成生生世世皆可在菩提道继续进修的德行（或功德）（etair eva guṇaiḥ sam-anv-ā-gataḥ）。透过如此的修行所养成的德行（或功德），在转世的时候，就可成为最具关键作用的善根（kuśala-mūla）。换言之，以般若波罗蜜多为核心的修行、德行（或功德）与善根，不仅可跨越生生世世不同的时段，而且可接通众多的世界、佛土与

① 《大般若经·第二会》，第239页中一下。参阅 Takayasū Kimura ed., *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IV, p. 82; Edward Conze tr., *The Large Sutra on Perfect Wisdom*, p. 361。

如来。

值得注意的是，见诸般若经典，众多的世界、佛土与如来，不仅可借由转世予以接通，甚至不必转世，就在某一世中，借由高超的神通力，也可在诸佛国土间畅通无碍。

是菩萨摩訶萨，成就如是身心精进，虽能远离一切恶法，亦能摄受一切善法而无取着。无取着故，从一佛国至一佛国，从一世界至一世界，为欲饶益诸有情故，所欲示现诸神通事，皆能自在示现无碍。^①

以上引文的背景，在于以般若波罗蜜多的修行为轴心，涵摄且圆满精进波罗蜜多。在般若波罗蜜多与精进波罗蜜多双管齐下的作用下，于修行所涉及的关联项目皆无所取着 (a-sajjamānaḥ)，即得以从一个佛国，跨越至另一个佛国 (buddha-kṣetreṇa buddha-kṣetraṃ saṃ-krāmati)；从一个世界，跨越至另一个世界 (loka-dhātor loka-dhātuṃ saṃ-krāmati)；并且基于饶益有情 (sattvānām arthaṃ karoti)，在诸佛国土间，或诸世界间，随着所欲示现的神通暨神变事迹 (yena yena-rddhi-prāti-hāryeṇēcchati vi-kurvitum)，即能逐一地示现神通暨神变事迹 (tena tena-rddhi-prāti-hāryeṇa vi-kurvati)。

此外，还有很多类似的经证。例如，以精进波罗蜜多的修行为轴心，涵摄且圆满静虑波罗蜜多，“起胜神通，从一佛国 (buddha-kṣetreṇa)，往一佛国 (buddha-kṣetraṃ saṃ-krāmati)，亲近、供养诸佛世尊 (buddhāṃś ca bhagavataḥ pary-upāste)，请问甚深诸法性相 (pari-prcchati pari-praśnī-kurute)，精勤引发殊胜善根 (kuśala-mūlāva-ropanatayā)”^②。

四 般若经典中的慈氏菩萨

般若经典教导以般若波罗蜜多为核心的菩萨行。菩萨摩訶萨、慈氏菩萨、诸佛如来，包括人间和覩史多天在内的世界以及诸佛国土，都在此核心之内，关联为修行的脉络、系统与

① 《大般若经·第二会》，第362页上。参阅Takayasu Kimura ed., *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VI-VIII, p. 24; Edward Conze tr., *The Large Sutra on Perfect Wisdom*, p. 561。

② 《大般若经·第二会》，第318页下。参阅Takayasu Kimura ed., *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V, p. 92; Edward Conze tr., *The Large Sutra on Perfect Wisdom*, p. 497。此外，以静虑波罗蜜多的修行为轴心，涵摄且圆满精进波罗蜜多，同样得以“安住此五殊胜神通 (sa iha pañcasv abhijñāsu prati-ṣṭhāya)，从一佛国 (buddha-kṣetreṇa)，趣一佛国 (buddha-kṣetraṃ gacchati)”〔《大般若经·第二会》，第319页下—320页上；Takayasu Kimura ed., *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V, p. 95；Edward Conze tr., *The Large Sutra on Perfect Wisdom*, p. 499〕。

道路。换言之，任何佛菩萨、世界或佛土，都不是在此脉络乃至道路之外另行建立所谓的教团、宗派、学派或部派。上一节的第三小节的经证指出：住持觀史多天的慈氏菩萨教导的法要包括般若波罗蜜多，而之前在觀史多天跟慈氏菩萨请教般若波罗蜜多的一些修行者，之后也会告别觀史多天，出生在人世间，并且继续在般若波罗蜜多用功。这一节，将般若经典记载的慈氏菩萨，再整理出如下三种情形：其一，凸显慈氏菩萨的地位；其二，说明慈氏菩萨修为的水准；其三，由慈氏菩萨担任《随喜回向品》最主要的说法者。

第一种情形：慈氏菩萨明确列为般若法会的与会菩萨当中的上首（*pra-mukha*）。^①

第二种情形：慈氏菩萨修为的水准，经证如下：

时，舍利子问善现言：“若菩萨摩诃萨梦中修行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持此善根，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菩萨摩诃萨为实回向所求无上正等觉不？”

善现报言：“慈氏菩萨久已得受无上菩提不退转记，唯隔一生定当作佛，善能酬答一切问难，现在此会。宜请问之。补处慈尊，定应为答。”^②

以上引文可作为说明慈氏菩萨修为水准的切要经证。舍利子（*Śāriputra*）问及：梦中（*svapnāntara-gata*）修行且将修行之善根（*kuśala-mūla*）回向无上正等菩提（*an-ut-tarāyāṃ samyak-saṃ-bodhau pari-ṇāmayet*），是否确实回向到无上正等菩提（*pari-ṇāmitaṃ bhavaty an-ut-tarāyai samyak-saṃ-bodhaye*）？善现（*Subhūti*）随即请出慈氏菩萨摩诃萨（*ayam ~ maitreya bodhisattvo mahāsattvaḥ*），并且做了如下四点介绍：其一，慈氏菩萨就在般若波罗蜜多法会的现场，跟与会大众面对面（*saṃ-mukhī-bhūta*）；其二，慈氏菩萨目前是一生所系（*eka-jāti-prati-baddha*），也就是仅受限于目前的这一生，而过了这一生，下一生就能成就无上佛果；其三，慈氏菩萨已被世尊授记为不退转（*bhagavatā'vi-ni-vartanīyatāyai vy-ā-kṛtaḥ*），亦即，毕竟不从无上正等菩提此一最高的修行目标而退转；其四，慈氏菩萨应该被请问（*eṣa pari-praṣṭavyaḥ*），而且将作出回答（*eṣa vi-sarjayiṣyati*），换言之，慈氏菩萨参与般若法会，在切要的机缘，将正面接手教学的问答。

接下来，慈氏菩萨着眼于空性（*śūnyatā*）、施設（或假借 *prañāpti*）、无所见（*nāhaṃ taṃ dharmam sam-anu-paśyāmi*）、非二（或不二 *advaya*）以及非造作为两两一组的区分（或无别、

① 例如：“时，薄伽梵说是经已，无量菩萨摩诃萨众，慈氏菩萨而为上首。”（《大般若经·第二会》，第426页上）参阅“*idam avocad bhagavān ātta-manaso maitreya-pra-mukhā bodhisattvā mahāsattvāḥ*”〔Takayasu Kimura ed., *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VI–VIII, p. 179〕。

② 《大般若经·第二会》，第274页中一下。参阅 Takayasu Kimura ed., *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IV, pp. 179–180; Edward Conze tr., *The Large Sutra on Perfect Wisdom*, pp. 415–416。

无二分, advaidhikāra), 就所谓能做回答的慈氏菩萨摩诃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名称 (tat kiṃ nāmadheyaṃ maitreyo bodhisattvo mahāsattvo), 以及就所谓的已被授记为不退转, 展开以开发智慧为导向的反思与检视。深受如此法益的舍利子, 内心随即赞叹:

时, 舍利子便作是念:“慈氏菩萨, 智慧深广。修一切种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久已圆满, 用无所得而为方便, 于所问难能如是答。”^①

舍利子的赞叹, 可整理成以下两个要点: 其一, 慈氏菩萨具有深奥的智慧 (gambhīra-prajña); 其二, 由于慈氏菩萨长期修行于布施波罗蜜多、净戒波罗蜜多、安忍波罗蜜多、精进波罗蜜多、静虑波罗蜜多、般若波罗蜜多 (yathā'pi nāma dāna-pāramitāyāṃ śīla-pāramitāyāṃ kṣānti-pāramitāyāṃ vīrya-pāramitāyāṃ dhyāna-pāramitāyāṃ prajñāpāramitāyāṃ caritāvīṇe^②), 以及出于“无所获得的修行”之无所获得 (an-upa-lambho 'n-upa-lambha-caritasya), 才发而为如此精彩的开示 (nir-deśa)。换言之, 慈氏菩萨至少与般若经典所教导的菩萨一样, 都要经历对六种波罗蜜多正确且长久的修行, 特别加强对智慧的修为, 并且以无所获得的方式不断落实、推进与开通如此的菩萨行。值得注意的是, 这一贯地维持无所获得的方针, 并非出自一些琐碎的事情, 或临时做做样子, 而是体现在整个菩提道的运作。连菩萨最核心的菩萨行都是出于无所获得的方式, 这样才得以成就真实的无所获得; 在般若法会的问答或宣说, 也才真正放得开来。

第三种情形: 慈氏菩萨在般若法会最重要的表现, 应该就在于担任《随喜回向品》最主要的说法者。^③ 随喜 (anu-modanā), 是就世间众生的福业事 (puṇya-kriyā-vastu), 包括施性福业事 (dāna-maya-puṇya-kriyā-vastu)、戒性福业事 (śīla-maya-puṇya-kriyā-vastu)、修性福业事 (bhāvanā-maya-puṇya-kriyā-vastu), 以及就佛教修行者的福业事与善根 (kuśala-mūla), 以极其广大的心胸, 真诚地随着予以欢喜。在此脉络里, 回向 (pari-ṇāma), 则在于修行的当事者, 伴随着如此随喜 (anu-modanā-saha-gata), 从而造作的福业事, 以及从而培植的善根 (ava-ropita-kuśala-mūla), 进而转变如此的福业事与善根后续的投放方向。

慈氏菩萨教导的随喜暨回向, 不仅要求观念与态度正确, 而且要求境界最为高超。

首先, 在正确性上, 一者, 不沦于想颠倒 (na saṃjñā-vi-pary-āso bhavati)、心颠倒 (na citta vi-pary-āso bhavati)、见颠倒 (na drṣṭi-vi-pary-āso bhavati)。二者, 若掺杂毒素 (viṣa-saṃ-

① 《大般若经·第二会》, 第274c页下。参阅Takayasu Kimura ed., *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IV, p. 180; Edward Conze tr., *The Large Sutra on Perfect Wisdom*, p. 416。

② 有关 caritāvīṇe, 参阅Franklin Edgerton, *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Grammar and Dictionary*, Vol. II: Dictionary, p. 226。

③ 《大般若经·第二会》, 第174页中—182页上。参阅Takayasu Kimura ed., *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II-III, pp. 122–142; Edward Conze tr., *The Large Sutra on Perfect Wisdom*, pp. 269–282。

sṛṣṭa) 或带有毒素 (sa-viṣa), 就做错了 (mithyā); 而正确的 (samyak) 做法是, 应离于毒素 (nir-viṣa)。

其次, 在境界高超性上, 则强调以下四个要点: 一者, 就随喜连带着所造作的福业事以及所培植的善根, 应回向无上正等菩提 (an-ut-tarāyāṃ samyak-saṃ-bodhau pari-ṇāmayitavyam), 也就是应该将后续投放的方向, 转变到无上正等菩提; 二者, 如此的回向, 应与诸有情同共 (sarva-sattva-sādhāraṇaṃ kṛtvā), 也就是应该和所有的有情共享, 或应该普遍适用于所有的有情; 三者, 如此的随喜暨回向, 并非仅止于为了调伏、止息与灭度自己 (ātma-damanāya ātma-śamanāya ātma-pari-nir-vāṇāya), 而是为了更能调伏、止息与灭度所有的有情 (sarva-sattvānāṃ damanāya śamanāya pari-nir-vāṇāya), 或者, 简言之, 是为了利乐所有的有情 (sarva-sattvānāṃ kṛtaśaḥ); 四者, 在慈氏菩萨的教导——同样的, 在般若经典——菩萨行的落实虽然很重要, 但是落实修行所运用的方式, 甚至更重要。慈氏菩萨强调, 如何随喜暨回向, 基本上, 应该出于无所获得的方式 (或以无所得为方便, an-upa-lambha-yogena), 以及应该出于非摄取心态意象 (或非停留在图像式认知) 的方式 (或以无相为方便, ā-nimitta-yogena)。若非如此, 不论出于有所获得的方式 (upa-lambha-yogena), 或出于摄取心态意象的方式 (nimitta-yogena), 都会反过来受制于有所获得的系统, 或受限于摄取心态意象的系统, 而无法让随喜暨回向真正地突破、转变与通达为如实地成就无上正等菩提与广大地利乐所有的有情。

随喜世间众生与佛教修行者的福业事与善根, 进而将如此随喜所造作的福业事与所培植的善根, 以智慧灌注, 且以智慧带领, 与诸有情同共, 回向无上正等菩提——这是菩萨行之得以成就无上佛果与饶益有情非常关键的一套做法。慈氏菩萨不仅身体力行如此的随喜暨回向, 而且现身说法, 强调随喜暨回向的重要性, 且解明随喜暨回向的要点, 让有志于菩萨行者, 可从其身教与言教, 获得正确且良好的楷模, 从而遵循。

五 慈氏菩萨成佛之所证法与所说法

慈氏菩萨在般若法会, 不仅是不退转菩萨与一生所系菩萨, 而且积极地参与教学的问答。大致由于般若波罗蜜多作为菩提道的核心乃通往无上正等菩提, 所以被确认为一生所系的慈氏菩萨, 在《大般若经·第二会·无漂帜品第四十一》, 即透过善现与佛陀的对话, 亦预告其成佛之所证法与所说法: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世尊! 慈氏菩萨摩訶萨, 当得无上正等觉时, 当证何法? 当

说何法?”

佛告善现:“慈氏菩萨摩诃萨,当得无上正等觉时,证色毕竟净,说色毕竟净;证受、想、行、识毕竟净,说受、想、行、识毕竟净。如是,乃至证一切智毕竟净,说一切智毕竟净;证道相智、一切相智毕竟净,说道相智、一切相智毕竟净。”^①

以上引文预告,慈氏菩萨未来成佛所开演的法要,正好就是其所现正觉的法要;而且,举凡切要于世间、解脱道与菩提道的一切法,皆现正觉与开演为“毕竟清净”(aty-anta-viśuddha),亦即,一路探讨到究竟或彻底的地步(aty-anta),也都彰显为清净的或纯净的(viśuddha)。就此而论,如下两点值得注意。其一,般若法会一贯强调,菩萨的修行,既不是随意妄为,也不是打造特定的时代、区域或派系成为堡垒或阵地,而是应该依止诸佛如来彻证法性(dharmatā)、转正法轮所宣说的正法;接着,如此的菩萨行,在圆满的时候,同样地彻证法性、成就无上正等菩提,从而转正法轮,也是要将如此证悟的内涵与境界,随着各种学习者适合的言说(loka-vyavahāra)或施設(prajñāpti),正确地且良好地宣说出来。其二,将一切法证悟与宣说为“毕竟清净”,正好指向一切法根本的(prakṛti)、无为的(a-saṃskṛta)法性,而如此的证悟,也正好是般若波罗蜜多乃至无上正等菩提的要务所在。简言之,以上两点,并不是在凸显慈氏菩萨或任何修行者在人物、时代、区域或派系上的差异或对立,而是在指向菩提道修行在法性之全然平等性(samātā),以及在菩提道以般若波罗蜜多为核心到无上正等菩提的一贯通达性(tathatā)。同样的旨趣,亦可见于如下的对话:

时,具寿善现白佛言:“世尊!慈氏菩萨摩诃萨,当证无上正等觉时,当以何法?诸行、相、状,宣说般若波罗蜜多?”

佛告善现:“慈氏菩萨摩诃萨,当得无上正等觉时,当以色、非常、非无常,宣说般若波罗蜜多,当以受、想、行、识,非常、非无常,宣说般若波罗蜜多;如是,乃至

① 《大般若经·第二会》,第199页下。参阅Takayasu Kimura ed., *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II-III*, p. 178; Edward Conze tr., *The Large Sutra on Perfect Wisdom*, p. 306。此外,参见《佛说弥勒下生经》,《大正藏》第14册,第421页上—423页中;《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大正藏》第14册,第426页上—428页中; Nalinaksha Dutt ed., *Gilgit Manuscripts*, vol. IV, Delhi: Sri Satguru, 1984, pp. 185—214. (http://gretil.sub.uni-goettingen.de/gretil/corpus/transformations/html/sa_maitreyavyAkaraNa-alt.htm) *Maitreyavyākaraṇa*, Jens-Uwe Hartmann (online data entry), July 2020. (http://gretil.sub.uni-goettingen.de/gretil/corpus/transformations/html/sa_maitreyavyAkaraNa.htm) *Maitreyavyākaraṇa*, Thesaurus Literaturae Buddhicae. (<https://www2.hf.uio.no/polyglotta/index.php?page=volume&vid=779>) LIU Zhen, “An Improved Critical Edition of *Maitreyavyākaraṇa* in Gilgit Manuscript,” *Annual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at Soka University* 22 (2019): 193—207. [[http://iriab.soka.ac.jp/content/pdf/aririab/Vol.%20XXII%20\(2019\).pdf](http://iriab.soka.ac.jp/content/pdf/aririab/Vol.%20XXII%20(2019).pdf)]

当以一切智，非常、非无常，宣说般若波罗蜜多，当以道相智、一切相智，非常、非无常，宣说般若波罗蜜多。当以色，非乐、非苦……非我、非无我……非净、非不净……非缚、非脱……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当以道相智、一切相智，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宣说般若波罗蜜多。”^①

以上引文的背景，在于般若经典再三强调，一方面，以般若波罗蜜多为后盾与核心，才得以成就无上正等菩提，以及连带着成为诸佛如来；另一方面，成为诸佛如来之后，最重要的事业就是转正法轮，而转正法轮最重要的项目，就是宣说般若波罗蜜多。以上述旨趣为背景，善现问：慈氏菩萨未来成佛之后（*maitreyo bodhisattvo mahāsattvo 'n-ut-tarām samyak-saṃ-bodhim abhi-saṃ-budhya*），将透过什么行相（或什么样式、何行，*katamair ākārāiḥ*）、什么标志（或何状，*katamair līngaiḥ*）、什么图相（或何相，*katamair nimittair*），宣说这一套般若波罗蜜多（*imāṃ prajñāpāramitāṃ bhāṣiṣyate*）？佛陀回答：涵盖世间、解脱道与菩提道的一切法，也就是从五蕴乃至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这一系列的单位项目，都透过不二（*advaya*）之行相（或样式）、标志或图相，宣说之得以通达这一系列单位项目的般若波罗蜜多。而所谓的不二的构成，则为非常、非无常（*na nityam a-nityam vā*），非乐、非苦（*na sukhaṃ na duḥkham*），非我、非无我（*n'ātmā nān-ātmā*），非净、非不净（*na śubham a-śubham vā*），非缚、非脱（*na baddhaṃ muktaṃ vā*），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na atītaṃ nān-ā-gataṃ na praty-ut-pannam*）。换言之，将世间、解脱道与菩提道的一切法，都通达理解为并非以二分的行相、标志或图相而区隔地存在；而慈氏菩萨成佛之后，正好透过如此不落二边的不二中道，宣说般若波罗蜜多。就此而论，洞察一切法在法性的不二，正好是般若波罗蜜多乃至无上正等菩提的要务所在；而慈氏菩萨成佛之后宣说般若波罗蜜多，也正好透过三世诸佛如来一贯着眼的不二中道。

结 论

见诸般若经典，觀史多天，既非故作神秘的天堂或所谓的净土，而是一方面，与欲界、色界、无色界诸天一样，只是在生命世界生老病死、成住坏空的循环运转所设施的欲界诸天中的一个中继所在；另一方面，则又特别适合列为生命历程相续中的一个在天界的良好生

^① 《大般若经·第二会》，第199页中一下。参阅 Takayasū Kimura ed., *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II-III*, p. 178; Edward Conze tr., *The Large Sutra on Perfect Wisdom*, p. 306。

命出路，以及可借以进行以般若波罗蜜多为核心的教导与学习的良好所在。同样的，见诸般若经典，慈氏菩萨的出现，既不是在搞环绕某位特定人物、天神或菩萨的信仰或崇拜，也不是在提倡任何急功近利式的神秘跳跃，或标榜任何宗教魅力式的磁场效应，而是很明显的，以般若波罗蜜多作为菩提道的核心，往最高目标之无上正等菩提，生生世世相续不断地修行的一个水到渠成的显现。覩史多天与慈氏菩萨，都可以在如此的菩萨行中得到对修行条理一贯的理解；而修行者也都可在如此一贯推动菩萨行时，将覩史多天与慈氏菩萨纳入修行的系统。